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 第八十六回 離山超海不改野火 出死人生方知罪過

話說宋江從水泊中官軍監視之下，趁著煙火之勢，換了衣服，乘船從亂軍中脫去。（【眉】烏鰲遇敵則放墨汁，使海水混濁，乘機而逃。宋江乘煙火之勢乘船而去，殆師烏鰲之故智乎？「煙火」二字遙接上文，不另起爐灶，是文字經濟手段。）大家商議行止，眾頭領各人提起舊據的山頭。宋江道：「都去不得。這些地方，舊時梁山上都人投到官軍那邊，可以做得嚮導，我們如何當得？休說種師道，便王進、欒廷玉一千人，也不是何濤、黃安那樣臉色。我們與其占一個山頭，束手待敵，不如還是設法渡過黃河，投到女真那裡，有皇甫端在彼，可以替我們先容。女真要進中原，我們至少也得一個張元、吳昊地位。」（【眉】窮極無聊，想附女真，博得一個張元、吳昊地位，可憐亦復可笑。急不暇擇亦係實情，與袁世凱輩甘心賣國者不同。）（【夾】關勝罵著。）眾人一想，都說不差。這番倉促動手，各人都是幾兩金葉子，紮裹在腿布裡面，盤纏銀兩，原帶得不多。大家到東平州，小船不便走黃河，就半路上設法賣了。在東平州客店裡，早聽說梁山已破，宋江等三□六人在逃，官家已行文各處關津隘口，嚴密訪拿。不久還有各人圖像，要發下來各處張掛。眾人幸虧分幾處客店住下，不曾露出蹤跡。宋江只得叫鄭天壽、孟康將些金葉往銀樓兌換。（【夾】一個是白面郎君，一個是玉幡竿，取其貌似公子哥，不惹人注意耳。）偏櫃臺裡那位伙計，見二人口音不對，再三再四盤根問底，兩人也怕惹禍，耐著性支支吾吾回答。那位年老的經理先生一會子銜著象牙嘴長旱煙袋踱出來，才攔斷話頭。（【眉】戴、時因金葉被竊而為官軍所捕，這番又因金葉而幾發生意外，金錢足以害人，可以想見。作者語重心長，殆欲作貪婪者之當頭棒喝耳。）銀樓標價，□六換八，這位經理先生硬說出入不同，要在□五換以內，落後又扣秤扣色。兩人看他有意糾纏，不便多事，七兩多金葉，只換一百兩散碎銀子，連發票也不要了。（【眉】銀樓乘機扣秤扣色，奸商牟利，無微不至，的是可惡。鄭、孟連發票都不要，手忙腳亂之概，活現於紙上，可為一笑。）拿出來，暗暗對眾人道：「那銀樓裡人眼光不對，難保不是借端留難，還有壞事在後頭。」大家便不敢停留，急急走出城去。

果然城裡公人們，已經分頭到客店拿人，撲一個空，便一直趕向黃河渡口。卻不道宋江等眾，都是久經大敵之人，早已料到，先從僻路繞向蠶尼山。這山林深箐密，三□六人尋得一個無人古廟，抄些潤水，吞下乾糧。躲了一天一夜，乘暮色下山，聽見黃河水聲，李俊同三阮、二張告奮勇先去探看，卻是馬家口古道。尋了幾轉，恰有一隻大商船泊在河邊。深夜之中，燈火無光，船人盡睡。六個人各顯神通，覺水過去，抽出短刀，跳上船來。船上無一人敢動，即便將船奪下，回報宋江，大家都上船。宋江見船上這般模樣，埋怨先上來的人道：「我們借船，應該好好商量，怎個硬奪了來？把人捆得粽子一般。」（【眉】不肯揭穿忠義假面目。）那船上的人，只是瞪兩眼望著，口裡塞緊麻核桃，做聲不得，被搬起來，丟在岸上。大眾都好笑，公明哥哥歡喜講義氣，卻只把捆的人搬上岸便完了。（【夾】到死不改。）再檢點貨物，卻是裝的一船布。宋江道：「我們若是就此渡河，這船也不免棄去，若是出海，這船便不可棄。大家看出海不出海呢？據我看來，還是出海的好。我們如若過河，還要走旱道一千多里，才出大宋地界。在地界以裡，我們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。我看這只是小海子水，只要順風，三天便可出海，兼且水面上難得看破行藏些。」（【眉】宋江以刀筆吏起手，若在吳大秀才曾經念過幾句四書，定要說：「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。」）眾人贊成。

這隻船順風順水地趕程，只三天，便趕到海口。一路上竟然沒有官兵攔阻，只幾處小小關津。宋江自稱布商，送點賄賂，便登時放過。（【眉】宋江送賄，關吏受賄，打倒貪官污吏的老招牌至此粉碎無復存留。此是羞辱梁山群盜之緊要關頭，不可不注意也。）這日到海口，已是天色將晚，連日都好快晴，從舵樓上朝東海望去，只見平平穩穩地碧海如天，碧天如海，界限全分不清。海口上帆檣無數，一隻一隻連接過去，簡直無邊無盡。離岸略遠點子，三四條鮫魚揚鬚鼓鬣，在水面露出栲栳般大頭，（【眉】鮫魚活潑地躍於紙上。）一上一下。只聽得鄰船上那位老大說道：「報信的魚兒出現，幾日內必有風暴。我們且等風暴過後，再開船罷。且把錨鏈扯緊些，船後梢再添下一隻錨來。」又一個人望著東南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颶母已現！」宋江等初次出海，正不知道什麼是颶母，依著他向東南看時，天底下垂著紫裡帶黑的霧氣，霧底下托著一條紅光，恰如初日一般。光漸漸推上來，越法明亮，紅色轉成一片金色，徹天地把東南角擁定。上面黑霧徐徐散開，恰似鮫網般薄薄罩住。（【眉】海景變化，令人莫測，是作者為自身作品寫照，這海景變化固不可測，作者行文變化亦不可測。本書將結束，文境亦歎觀止矣。）正看得出神，忽地腳下突突震動，吃驚不小。立定腳再看時，卻是晚來的海潮，橫展開來，直向河口捲進去，沙地一響，便從船底刮過，刮得船頭船尾掀上掀下，船板都軋軋發響。（【眉】晚潮忽來沙地一響，文境又為之一變矣。）連連三道潮，船上便是三次大震動。不多時候，已到上流。向西望時，□里外幾道匹練，漸漸漸低。天色昏黑，看得不甚分明。船上好在水米俱經上足，大家吃了晚飯，商量一番。大家都覺有官軍在後追逐似的，管不得風暴不風暴，決定明早開船。這夜天上星斗格外分明，從大海中望去，好似較陸地還要大些。到天明時候，只微微點風色，宋江們這隻船決定出口。李俊同二張、三阮，雖是水面上好手，可是大海風波，一向不曾經過，只楊林走海道來去兩次，水路方向，還依稀記得。

船開出時，鄰船上有幾位看不過，齊道：「好大膽！你們有甚急事，把性命來拼？」（【眉】逃命要緊，自然把性命來拼。）宋江們只作不聞。果然船開不遠，河裡已趕到幾隻兵船。這邊船上三道風篷，早經扯滿。兵船趕來幾里，也怕風暴，收歸港內。宋江們還怕沿岸各港藏有兵艦，索性遠岸開行，取東北方向。張橫在後面把舵，海風雖然不大，已覺浪頭越過越硬，也自□分提神。時光漸到巳末午初，蓆子大的黑雲，追趕似的從後面上來。風聲嗚嗚從雲裡響。頃刻，手臂粗的大雨劈頭蓋下。風篷被風猛地蕩去，船便激箭般直駛。（【眉】風起浪湧，大雨傾盆，令讀者為之心悸。）海底的浪，已和風雨交鬥，舂杵般往下亂舂。千道水頭□來丈高，山峰倒陷的樣子，把一條船亂推亂滾，在浪裡，彷彿叩頭的人，連點帶碰。船上所有物件，無大無小，只在艙裡亂滾。正在驚慌之時，又來一陣橫風，船上的舵竟把不住，船早在水中旋轉起來。李俊看形勢不好，對阮小二道：「快點將風篷解去！」（【眉】快點將風篷解去，是梁山泊最後結局，語妙雙關。）阮小二和張順才走上船頂，轟的一聲，一簇□多丈高奔濤，恰恰正打中艙面，兩人齊齊打倒，幸虧會得水性，側著身，就勢手一划，腳一送，從浪頭裡分身出來。那阮小五同小七連忙來助，知道風篷是急切卸不下來的，人急智生，大家奔入艙內，取出刀斧，盡力一陣亂砍，那時左搖右擺的船身，澎湃奔騰的海浪，好似同時助力。三枝大桅，轟隆的倒兩枝下海去，剩存一枝，篷索也用長鉤鉤斷，船便不甚旋轉。大雨仍舊不歇。船上一口淡水艙，也被浪頭打上，都變鹹水。（【眉】般若如清冷水滌除塵垢，令一切世間法出世法，究竟清淨。作者藉海水敷暢奧旨，是菩薩化身。）大家幸喜都是鍛練過身體的，除卻宋江，沒有暈吐的。只慮將來淡水不夠，將幾個未破的木桶，儘量收盛雨水。看看天色晚將下來，風勢連轉幾轉，昏天黑地，不知東西南北，盡著飄泊。李俊同二張、三阮，一日一夜，輪值把舵。其餘在艙門內外各自努力，用瓢桶等件，將艙中海水往外潑去。

好容易捱到天明，雨息了，風又轉向。遠遠望見幾里外點點青螺，（【眉】亂山青似不凋松，此景庶幾近之。）散浮海面。大家知道海島在前，也不管是甚地方，總想尋個避風之處，將船挪近。無奈相離不遠，海濤格外險惡。船遇著，竟似琥珀吸芥不由作主的，直碰上去。還虧把舵的阮小二盡吃奶的氣力，進住舵柄一扳，船剛剛從一道水門中間平闖過來。白晃晃礁石，夾在兩三丈內，幾乎刮著船舷。宋江只仰天合掌，念：「九天玄女娘娘，（【眉】按：宋江當日殺吳偉與閻婆惜後，鄆城縣官捕之急，江避於九天玄女廟內，旋投奔梁山，故當危急時誦九天玄女娘娘，正不得專以愚夫口角目之。）靈應！靈應！」（【夾】還要出了險。）再看時，海水漆黑，波浪更是千重萬疊。大家到此，才看船上所存的羅盤，今更知航路已向東南。

楊林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！我們適才經過不是渤海的大門，城隍島、廟島麼？轉向東南，論不定又到了大宋地界了！如何是好？」阮小七一面把住舵，一面答道：「這也不能顧得。我看這個舵也許要出毛病，漸漸不應手起來，時時發『格楞格側』的響

聲。（【眉】「時不利兮驍不逝」，此項羽自慨語也。正在無可奈何之時，舵又偏出毛病，是謂加倍形容法。）假如還是大宋地方，我們便死，歸骨中原，勝似冤沉海底。」

正當猜疑不定，一天風雲已緩緩消散，海水顏色轉黃，天光向午。忽然幾隻海燕一路唧唧，迎船頭飛過，（【眉】一天風雲消散。海燕飛來，此情此景耐人尋味。本書結束在即，故作曲折徘徊之勢，令人哪得不為神移。）大家都知道是去陸不遠。檢看船身，雖然打毀數處，卻好一些不漏。就著風水，再走一程。早望見幾堆淡墨，橫在水天交界處，隱約中漸漸分明。凝視一回，不禁齊聲道：「陸地，陸地！」便忙忙碌碌，添架幾支長檣，益法七手腳，蕩船湊近。當面早伸出高高山嘴，轉個灣，恰進入一圍海港，又深又平，水面清澈得鏡子一般，好不有趣。

避過淺沙，將船靠定，看岸上時疏疏落落幾家，夕陽影裡，門前都掛著一幅一幅的網罟。宋江在船裡，聽那岸邊雞鳴犬吠，歎口氣道：「定然是到淮北，快回我們老家鄉了！」白勝、朱貴、李立先上岸去，將幾匹布和鄉人商量，換回得幾條魚、百來個雞蛋，果然地屬海州。（【夾】史稱宋江為淮南賊，此處本之。）那山嘴正是雲臺山東麓。三六人苦撐得兩天一夜，到此不勝疲倦，吃飽後，放倒頭呼呼大睡。直到次早紅日滿空，才醒轉來。

先前宋江因在水面，不比陸地，和眾人商議：「張順水性最好，推做副頭領，專管水面上事。」（【眉】張順因通水性而被推為副頭領，可謂用其所長。按元曲中有張順水裡報怨一種，可知順係懂水性者。）此時宋江大病之後，又船上顛簸過度，還要休息一日。便將船移進數里，在大鎮市邊，和眾商船停泊一起。由張順帶領二六人先行上岸，都暗藏兵器，去海州地面探看有無安身之處。再者趁便僱幾個工匠修理船隻。海水浸透的布匹，也設法攤開，曬在艙面。

張順等進城，一日無事。傍晚，帶工匠來將船看過，舵牙的修理費事些，須三天之外，方好出海。宋江等沒法，只得多給銀兩，請他快些。捱過兩天，忽然從城裡頭來的人說：「剛才在州衙前茶店裡，聽說知州張叔夜點集民壯，分嚴急，只怕是於我們事體有關。」宋江連日也進城探過兩次，便道：「自然是要辦我們，不消問得。我聽說海州民壯共一千多人，知州張叔夜甚是風厲。他今天召集，雖然人未必齊，明早定來薙惱我們，我們不可束手待斃。（【眉】與《宋史，徽宗本紀，張叔夜傳》所載，適相符合，可知此書並非完全虛懸向壁。）要發動便在今夜，否則只好棄船逃走。但逃又向甚地方？」周通道：「我昨日聽地方人傳說，這知州極會捕盜。江湖強人被他去二三百，下在牢裡。怎地設個法子打進牢去，這二三百人，怕不是我們大大臂助？」宋江道：「我有個主意在此。大家分為兩組：水上一組，仍是李、張、阮六位兄弟看守船隻，兼為後應；我們三六人算陸地一組。此時各種妝扮雖不應手，也可分幾班前後進去，州衙前取齊，看風色行事。你們道此意如何？」眾皆贊成。

天尚未黑，宋江等已分頭上岸。留在船上六位眼睜睜坐著，心下計算州城和碼頭這多里道路。過一會子，天色昏黑，岸上已見燈火，忽然幾陣歌聲送來水面，（【眉】項羽困於四面楚歌，宋江末路亦有妓女歌聲，同有迴光反照之概。）張順有些懂得，（【夾】回映薄陽樓上。）道：「唱歌的必是妓女，嗓音倒不錯。」便走上岸看來，李俊、張橫一同跟去，果然客店裡臨水，燈火明亮，坐著幾個妓女，聽歌客人密密層層，有百位。三個攢進人堆。阮氏弟兄在船頭兩眼看定城裡，始終不見約定的旗花放起。正躊躇時，岸上燈火刷地齊滅，歡聲頓息，人聲偏嘈雜起來。一刻，客店一棒鑼聲，沿岸耀出數火把，（【眉】又有火把出現，卻與石秀等用火把意境不同。）明晃晃簇擁著捆定三人，正是李俊、張橫、張順。

阮小七看見道：「不好了！」拔刀往岸上就跳。阮小二、阮小五沒法，索性齊追上岸。那擎火把一伙人，發聲喊，往街市急走。三阮隨後趕上，早有幾個公人單刀鐵尺，攔住三人，步步截門。阮小二看勢頭不對，正想招呼弟兄後退，無奈沿水一帶已被遮住。三人擠在街心，衝突不去。街面兩旁舖子裡，無數椅子板凳傢伙，都向三人劈頭擲下。三人連架連躲，這許多東西，落在身子四週，步步礙腳，撓鉤套索，紛紛又到。三人支持不住，齊被拿下。先前三阮上岸時，早有公人趁鑼聲吩咐眾船齊開對港，只宋江這隻船沒人駛，依舊不動，眾公人一面抄小路將拿獲的轉送進城，一面將宋江來船放一把火。（【眉】又一把火，卻與火燒忠義堂不同。細玩此段，作者志在說明因果，警人為惡，可謂苦口婆心。）幾丈大船，火勢烘烘，不減於樓房失慎。

此時宋江等正在海州城下。宋江去時，先叫孔明、孔亮、穆春、穆弘繞道南門，陶宗旺、孟康、李立、朱貴繞道北門，都闕便先放一把火，再到州衙前截殺。自己同楊雄、周通等二一位，緩緩向東門直進。哪知天未大黑，城門早閉。孫新、顧大嫂先向前叫城，城裡問：「什麼人？」顧大嫂道：「我們是由鄉下來城探親的。」城裡道：「你既是此間鄉下人，怎麼口音不對？」顧大嫂忍住氣答道：「我母家原是山東。」城裡人一陣狂笑道：「我就料到是山東，果然果然。」城門仍舊不開。宋江情知不好，和眾人商議回船，歐鵬、鄧飛道：「我們回船，不是害了城裡那八位兄弟麼？」宋江顧盼猜疑，顧大嫂早耐不得，叫道：「那邊一帶城牆，凹進凸出，不用多說，我們跨上去就是了。」衣服一擲，大踏步直上。（【眉】母大蟲活現於紙上。）

大家跟蹤上得一半，城上一聲哨子，火把通明，官兵齊喝道：「狂賊來送死麼？」宋江抬頭一看，只見那位州官紅袍玉帶，紗帽烏靴，端坐城樓。城堞上刀槍密布，許多弓弩都開滿向前，只是不發。那州官又喝道：「強盜你還不知進退，看見榜樣麼？」宋江等人一看，才覺手足無措，原來從南北兩門進去的八位兄弟，分四對捆在那裡。每人面前一條火把，照得明亮。退一步，又見水上火光，心知前後沒路。再看城上，又添六個囚徒，（【眉】相從患難者紛紛被繫，宋江其何以堪。）正是李、張、阮各人。宋江歎口氣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不必更為出醜，大家一起死吧！」說著，兵器往地上「砰」地一丟，仰面叫道：「我們願甘同死，請州尊發落！」這時城門轟然大開，出來二百名步卒，團團圍住。他們更不抵抗，由他捆縛。一時三六人，統被擒獲，官軍不曾損折一命。

宋江等到案，略訊一過，人人自知必死，不抵賴。張叔夜判道：「此賊在本州境內，是圖劫未成罪名，不為分重大；但既是鄰封大盜，應呈報觀察使，聽候辦理。」（【眉】判詞老辣。）宋江等在州牢日，因州尊法紀嚴明，也不曾吃甚大苦頭。隨又到觀察使那裡，宋江過堂，也是流水般畫了供，便解到京城刑部獄來。不久，宋太公、宋清也都解來。宋江見這鬍鬚皓白、鐵索銀鐐的父親，不免良心發現，放聲大哭。（【眉】宋太公曾被鄆城縣捉去，今又鐵索銀鐐矣，宋江不得不良心發現。）宋太公、宋清也揮淚不已。刑部訊得：「宋江等屢犯大案，拒捕戕官，直至大兵到來，網開三面特許歸降，猶復乘間放火，奪船逃逸。輾轉到海州境內，尚思蠢動。勢窮力屈，始俯首受繫。實屬怙惡不悛，應不分首從，一律斬決。宋江之父，與其弟宋清，雖無扶同為逆之跡，但安居賊巢，享受供養，為父者不能教子，為弟者不能諫兄，律以連坐，亦非枉濫，當絞監候。」宋江索性安心等死，幸喜暗中還有念舊情替他們打點的，總算不過為難。（【眉】一線曙光。）只是一等三個月，不見行刑，長日如年，不勝寂寞。

忽一日，新任熙河路統制關勝，因過班到京城引見，特地來獄中訪問宋江等眾。宋江等俱憔悴不堪。關勝一見面，先拱手道：「恭喜哥哥，朝廷改元大赦，大眾可以望免罪了！」宋江倒無話可說。宋太公歎道：「天呀！赦罪是真的麼？」（【眉】人情每當患難獲救時，轉疑為幻，此中有不勝歎息之概，亦有不勝忻忭之概。）關勝道：「怎麼不真？」說著，從靴頁裡掏一紙呈文底稿來，原來投誠軍官四一人，公保宋江等，從此悔過，決不為非。如其再犯，甘當同罪。宋太公接過看了。關勝又含笑說道：「適才已托人打聽過，三四日內，必有喜信。」

宋江看到紙尾，列名最先的是盧俊義，往後一排排下去，直到王英為止。內中卻不見吳用、林沖的名字。宋江忍不住問關勝道：「小弟有句瞎問，怎地吳軍師、林教頭名字都不在內？是不是諸位不曾去問過他？」關勝正色，（【眉】「正色」二字有力。）望著宋江道：「公明哥哥，你應該曉得這個緣故。」宋江道：「委實不曉得。小弟待他們二位，自信並不曾敢有失禮……」關勝道：「哥哥既不知，那便怨弟粗魯，從直說了。他們兩位，我和盧大哥都邀約過，異口同聲，說是：『假若保了哥哥，怕對不起晁天王。』」宋江大驚道：「這真是冤枉，晁天王中箭時，我又不在場，這是史文恭射的，於我何干？」關勝道：「據林沖哥哥說：後來捉住史文恭，曾經留意檢點，他壺裡的箭，沒有一枝刻過名字的。而且刻字的箭，和史文恭所佩的弓，也長短不配。事後有一天，兩個小校打架，一個說你是放冷箭害晁天王的，我要報仇；那個說誣陷。告到你哥哥面前，你親自拔劍，把兩人齊斬了。吳軍

師說你怎地如此暴躁，你叫吳軍師不用再提。（【眉】筆力千鈞，如百川齊匯東海，用以結束全書，可謂膽識過人。）可有這事麼？而且晁天王死後，你哥哥延著不肯出兵報仇；後來倘若史文恭肯得還馬，晁天王的仇，也不見得再問。吳軍師還有一句話道：『你哥哥早年結交天下英雄豪傑，所用的錢帛從哪裡來？不都是柴大官人津貼！你哥哥得手以後，幾回想害他性命。』可有這事麼？」宋江被關勝一頓數說，目瞪口呆，急急地回答不出。關勝又道：「就是這一次，盧員外便說過，論你哥哥平時孝義的名，這回不顧七□多歲的父親，輕身逃走，也甚不合。只是梁山上事，是我們破壞，不要被江湖上看得太不顧交情，所以只好擔保。而且料想這次以後，你哥哥江湖上信用全失，再組不成第二次梁山泊，哥哥要從此明白才好。」

關勝說完，起身飄然自去。（【眉】飄然自去，妙不說然。）宋江回過頭，早瞥見三□幾對眼珠，一顆顆冒著無限殺氣，齊齊向身上射來。宋江坐在殺氣之中，不言不語，縮著頭，靜候赦書。

借關勝口中痛罵宋江一番，是全部結局，後事不必說明更好。秋風

《水滸》截至七□回戛然中止，士林每以未窺全豹為憾。繼施耐庵而作者，有《後水滸》二種：一名《蕩平四大寇傳》，有賞心主人為之序；一名《後水滸傳》，為陳忱著。又有所謂《續水滸》者，一名《蕩寇志》，為俞萬春著。三書皆意有偏宕。復按《宋史》、《張叔夜傳》、《侯蒙傳》、《通鑑記事本末》、《通鑑考異》等書，均述及宋江後事。秋風先生以為後事不提最佳。愚以為，為閱者欣賞名著計，正不得不請求善之先生從事賡續，以飽愛讀稗官野史者之眼福耳。湘亭